



站着站着 花就开了

□刘泽安

走出大门，久久地站着，看什么？

门前，有一块供家里人耕耘的土地。说是耕耘，那是一种文绉绉的说法，家里人都是农民的后代，说俗一点也是农村人，对于土地有感情，平常该呵护的就呵护，更多的时候是索取，向它们要粮食要蔬菜要水果，奉献的庄稼人反而被晾在一边。

回想进城这些年，曾幻想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，从高高的楼房上走下来，哪怕只有那么一小块，种上几株庄稼或几束花，也算是不忘祖宗。

某一天，家里有了一块城市里的土地，几十平方米，不算大也不算小，但它只属于我的家，独一无二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面对这一小块土地，家里人各有各的想法。我一直想拥有一间独立的书房，供我写字看书，清静安静的，不受人打扰，有个几平方米足够了。可在这小块土地上，搭建一间这样的小书房，有点不伦不类，又是不合规的违法建筑，严格执法是要被拆除的，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，想一想就没有说出来。女主人想全部用来栽花，围上一个小栅栏，整体就是一个花园，什么花都想要，什么季节都有花，什么颜色的花都有，最好是花开四季不败。这样的规划看起来十分完美，但操作起来却十分困难，只有这一小块土地，想打造成这么完美的花园，那不是天方夜谭吗？可这样的天方夜谭，女主人还是要坚持的。家里的老人一生与土地相伴，来到城市里，有了这么一小块土地，光看花可不行，老人不甘心，花只是土地上生长的一种，何况村庄里到处都是，知名的和叫不出名字的，满山遍野都开着。

面对这一小块土地，家里人各让一步，既种花又种庄稼，只有我的书房被排除在外。土地上栽上玫瑰、三角梅、李子、柚子、栀子花等，李子、柚子惹人爱，春天里既开花，初夏和秋天又有果子吃。玫瑰和三角梅在六月初开得最艳，玫瑰花一朵朵悄悄开放，三角梅则一簇簇怒放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奔放，在栏里栏外都绽放着。我常常站在栅栏边，望着这一小块土地，望着里边的花和里边的果，想什么呢？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。

鸟儿也是这块土地的常客，它们经常飞到花园里来玩，张开翅膀飞来，收起翅膀落在柚子树和李子树的枝丫间，眯起眼睛看看，安全就多待一会儿，不安全就一飞了之。

有一天，我站在花园边，只是痴痴地看着，什么也没做。突然，头上有一种声音突兀而至，“砰砰”地从头上擦过，吓得我赶紧把头埋下来。声音过后，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长尾巴大鸟，它从天空飞下来，擦着我的头飞过，然后停在栀子花小小的枝丫上，诧异地望着我。长尾巴鸟的尾巴还在栀子花上摇晃，白色的花朵也在摇晃，栀子花香瞬间就飘了出来，那是一股浓郁的香，不需要用鼻子使劲去闻，那花香就飘然而至。

在这一小块土地上，许多花香都与鸟儿有关。柚子花开的时候，鸟儿在柚子树的枝丫间晃悠着，那晃出来的花香真香；李子花开的时候，长尾巴鸟飞来，稀疏的枝条间，鸟儿也是有选择的，上下左右，它在白色的李子花中间飞起、落下、栖息。

站着站着，柚子花、李子花、栀子花开了。

站着站着，栀子花香了，柚子和李子开始挂果了。

对这一小块土地，家里人都很珍惜，不论开花还是结果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主席)

木脑壳男人

□姚明祥

当年和他谈恋爱，媒人介绍时说他是“开飞机”的。那不是展翅蓝天的飞行员吗？阿娇欣喜若狂，一见面就问，在飞机上能看吃草的黄牛和满地跑的细娃吗？他说飞得低时什么都能看见。她低头含羞地说，等他飞过山寨上空时，就扔条红手绢下来吧。他不解：“扔那干啥？”“这都不懂？”阿娇轻扭柳腰，“木脑壳！”

“木脑壳”身板挺直，木桩般插地，头却摇得像拨浪鼓。

她轻声道：“怎么不行？怕红手绢飘散到别处去了？”

他硬邦邦地点一下头。

阿娇捧脸笑弯了腰，心中那个乐呀，就别提了！

他却急了，双手展开：“我是……擦飞机的！”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地勤人员”。

阿娇转头就跑：“气死我啦！”

但半年后，阿娇还是和他结了婚。“过来人”都劝阿娇：“老实家伙最可靠！像他这样坦诚厚道的男人，满世界都难找，算稀世珍宝！可要好好珍惜呀。”

果真，男人退役后，百里挑一，被招聘为乡镇环保员，有份吃皇粮的工作，也算给阿娇挣回了脸面。

阿娇去买糟子喂猪，镇酒厂居然不收分文，厂长还亲自用“双排座”送到家门口。她知道，人家这般热情周到，无非是想让他男人在征收排污费时手下留情。

可男人知道后，却硬是跑去付款。厂长推拒不收，男人还大声武气地吼人家：“你想害我？！”搞得大家面红耳赤，很是过意不去。阿娇指着男人跳起脚骂：“你真是木脑壳！”

木脑壳男人却板着脸道：“私人占小便宜，国家吃大亏，党纪国法不允许！”

“干宝器！”阿娇想起人家戏谑他是“稀世珍宝”，真是入骨三分！滚在沙发里，半天难消气，也不去弄晚饭：“这是何年何月了？还讲这些



……就数你正经呀？！”

男人摆手，不让她再说下去，“别人怎么做，我管不了，但我要管好自己：守规矩，不乱搞！”

不过，男人也耳濡目染了社会上的一些“怪现象”。譬如，某人一人工作，拖家带口，还能修造小洋楼，开高级小轿车……这时，阿娇便不失时机地给男人指点迷津，铁指戳痛他冰冷的木脑壳：“别死不开窍呀！”

男人像个弱智，眼里露出迷惘之色……

那天，镇肉联厂的人，送来一包东西。递给阿娇时，人家还诡谲地眨眨眼：“你男人叫带来的。好东西！”她顿时明白了几分，心照不宣地放进屋：“谢谢啦！”

晚上，一家人整火锅，全是稀有的佳肴！阿娇想，自己的男人虽不像别的男人那样有本事搞“大坨坨”，但能捞点“小蒜苗”，也算是一种不小的“进步”，可喜可贺！她为自己的“指点迷津”初见成效而沾沾自喜。

腾腾热气吹着一张张兴奋而又快活的脸。男人停箸问：“好吃吗？”

细娃说：“好吃！妈妈明天再弄这样的火锅。”

阿娇不屑，面露鄙夷：“哼！人家是收……你占这点小便宜，还好意思在家人面前炫耀？”

“啥子小便宜哟？我拿钱买的！”男人说。

阿娇惊诧得合不拢嘴，仿佛又听见那“开飞机”的感觉：“你，你说什么？哪来的钱呀？”

“年底评的先先进个人奖！”

“呀？！”阿娇扑进男人怀里又抓又刨，好一顿大发脾气：“有了钱也不及时上缴，你这个木脑壳死男人……气死我啦！”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慢熬出靓汤

□潘佑振

北方人不喜在吃饭时喝汤，因而想在学校里饭前喝几口汤就成了我的奢望。在日渐寒冷的气温里，最让我这个广东长大的孩子牵挂的，是家里母亲用砂锅熬出的一碗靓汤。

史书载：“岭南之地，暑湿所居。粤人笃信汤有清热去火之效，故饮食中不可无汤。”岭南气候炎热，食物中汤水的比例本就很高。饮茶、饮汤、饮甜水，自古广东人就认为流汗就该喝汤补回来。母亲是重庆人，跟随父亲来到广东生活。纵使是性情豪爽的辣妹子，也在寻常的生活中摒弃了重油重辣的饮食习惯，耐心地和邻居们学习起了煲靓汤。陪嫁而来的大大小小几个大砂锅，便从炖肉变成了炖汤。

广东人擅长煲汤，文火慢炖，不加调料，只为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。煲汤的秘诀在一个“熬”字，那些加了大量调料的汤水虽然美味，但只是速成



品，喝下去只有味蕾的冲击。没有经过细细熬制，就不是一碗好汤。香港的电视片里，老有一句对白说“我煲了汤给你喝”，这是一种幸福、一种爱意，其中的滋味，只有喝了广东人的汤才会明白。

寻一天清闲，花一上午的时间煨好一锅胡萝卜玉米排骨汤。砂锅里的汤热气腾腾，翻滚着小小的浪花。那浪花似乎要跳起来，急着跟你诉说心事，一蹦一蹦，牵引着你的心。轻轻揭开盖子，蒸腾的热气带着肉香立刻飘满屋。母亲站在灶台前，一边用手扇，一边拿勺子去舀。砂锅里的各种食材早已相互交融。这时候，母亲总是为我盛出一碗，让我提前大饱口福。排骨软烂，轻轻一抿就是充盈的满足。汤色微白，玉米金黄，萝卜火红，喝上一口，鲜美不腻，微微带着玉米和胡萝卜的清甜，爽口至极。边喝汤，边倾听着砂锅里汤的动静——咕咚咕咚，那声音厚重而沉稳，如同人生的步伐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。

热气在砂锅周围弥漫开来，与灯光相融，朦胧成厨房独特的浪漫。那是一种家的味道，一种爱的味道，一种岁月静好的味道。我的思绪伴着蒸腾的热气回到了现实。

熬汤，只有文火慢熬，食材其中的营养才能出来，煲汤其实就是熬汤。熬粥，米粒在热力的作用下，逐渐饱满起来，缓缓溢出米浆，与清水融为一体，熬出粥油，这样喝下去最有营养。熬中药，煮中药时必须一次性放足水，慢火熬煮，取其精华，只有熬够火候的中药才最有效果。熬夜，许多的作家文人总是习惯在黑夜笼罩之下挑灯写作。其实不一定都是在夜晚写作，但是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作者花费心思细细“熬”出来的。

这一锅汤，就像人生的故事，那么醇厚，那么深沉。你看各种食材伴着水下锅时，像不像我们天真无邪、棱角分明的年轻时候？那时的我们，多么清澈无邪，多么无忧无虑。然而，经过社会熔炉的慢熬之后，我们变得成熟了，更有韧性了。我们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少年，而是一锅包容万物、饱含滋味的靓汤。一个“熬”字就能够解释成功之道，它能够检验出我们真正的实力与功力。生活就像煲汤，只有舍得炖、慢慢熬，才能苦尽甘来。

(作者系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)

